

學生與長者「藝術共融」

【大公報訊】記者謝敏嫻報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正趨「老化」的香港，老人對年輕一代是社會包袱，抑或是家中智慧寶庫？由1a空間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共同主辦的展覽「跨代共融」藝術編懷之旅，現正於牛棚藝術村1a空間展至六月十六日。

多媒介藝術齊交流

是次展覽由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玫瑰崗學校（中學部）、鄧肇維維多利亞官立中學、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的師生，與五十多位長者及駐校藝術家，利用書畫、紙皮、牙刷、木槌、絲綢印刷等媒介共同創作了多件裝置藝術、剪紙、畫作、環保袋、T恤等作品。

在日前舉行的開幕禮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大樂、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及圖書館）姚鳴德、藝術教育家陳育強、該次計劃總監徐香蘭等嘉賓，聯同五所中學的校長及師生、五十多位長者再次齊聚交流。

陳育強分享：「今次展覽不同於畫廊、藝術博覽會，有一種獨特『氣質』，表達了一種人與人之間希望溝通、拉近距離的感情，這是當代藝術的重要表達手法。」他又說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而保育卻是往回走，故此產生了一批年輕藝術家反思社會高度發展的價值，嘗試把本來極端的兩樣東西再拉回一起，轉而開小店舖、耕田來呼籲文化保育，透過回顧和重塑，將過去的東西更新為今日所用。

展覽內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作品《茶樓》，



▲導師梁敏婷（右一）及學生為林正財（左三）介紹作品《牙牙》
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

近看發現那是紙皮做的點心、茶壺、竹籠、茶杯和碗。學生何明玟在導賞時解釋：「紙皮是生活中常見沒有價值、被丟棄的廢物，人們常對『老人執紙皮』帶有一些負面的看法，我希望透過將紙皮變為藝術品去打破這些固化印象。其實，長者執紙皮也不一定為生計所迫。」

通過作品增進了解

林正財十分贊同這件作品背後的意義：「我會與很多執紙皮的長者聊天，發現他們並不完全為了錢，更是一個生存目的，執紙皮讓他們再有工作和貢獻。執紙皮既環保又可以換錢，為何不可？」他還表示現在的長者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跟年輕人一樣有很多想法，藝術正是讓人們多角度了解長者，增加社會的人情味和聯繫。

「跨代共融」並不是冷冰冰的書本內容，而

是活生生的人際關係。作品《牙牙》由十五名學生共同創作，五顏六色的牙刷立在透明玻璃杯中，是表達學生對兒時初向父母學刷牙的記憶。導師梁敏婷介紹：「我帶領學生透過搜集自己、父母及家中長輩的牙刷和家庭照，作品當中有一家三代用過的牙刷，每一隻牙刷印記着『一代傳一代』的自理能力。」

另外，據林正財介紹，安老事務委員會有更多行動促進長幼共融，比如將香港多間青少年中心改為「青年長者中心」，供長者及青少年一同使用。他笑說現在的學生忙於學業，白天上課，晚上亦未必會去青少年中心；這樣「二合一」不僅可以善用空間，舒緩長者中心擁擠的情況，二來增加長幼一起玩、互相學習的機會。

1a空間位於九龍土灣馬頭角道63號牛棚藝術村內，逢周一休館。詳情可電二五二九〇〇八七，或瀏覽網頁：www.oneaspace.org.hk。



▲開幕禮後，一眾嘉賓、師生及長者大合照
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

內地港台畫家茶山聯展

【大公報訊】「一帶一路：東莞茶山行寫生作品」日前回到它的起源地——廣東省東莞市茶山鎮南社村展出，作品包括內地、香港及台灣七十多位畫家合共逾一百五十件油畫、水彩及國畫作品。

該系列作品展覽是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活動之一，由香港油畫研究會、香港茶山同鄉聯誼會、香港慧結顧問有限公司、香港文化通行國際有限公司、香港孟子學院及東莞茶山鎮委宣傳辦及文廣中心共同主辦。

本次作品寫生的地點選在東莞茶山鎮的南社和牛過嶺兩個古村落。其中南社村始建於南宋，逾八百年歷史，村中古建築面積十一萬平方米，至今仍保持明清時期的三十間祠堂、民居二百五十餘間，是嶺南地區為數不多的明清古村落的文化景觀名村，而另一處尚待開發的牛過嶺村，佔地面積達1.38平方公里，亦保留大量明清時期古建築的自然村。

是次展覽將隨一年一度的茶山遊園活動分別在南社的樵穀公祠和雲野公祠展出，部分作品更是永久性留在茶山；六月份亦計劃在深圳多個場館展出。

是次展覽將隨一年一度的茶山遊園活動分別在南社的樵穀公祠和雲野公祠展出，部分作品更是永久性留在茶山；六月份亦計劃在深圳多個場館展出。



▲畫家余華華油畫作品《牛過嶺古村》
主辦方供圖



▲利用絲綢印刷製作的T恤和環保袋
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

▲作品《茶樓》透過紙皮做點心，改變「老人執紙皮」的固化印象
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



盜不走的西泠

楊勁松



雁南飛

去了趟西泠印社，杭州西湖孤山一角。這座金石篆刻印學勝地，通常有兩大誤讀：一是「冷」字被看成「冷」，二是通常被誤認為是個茶社。

那天我進門時，一群年輕遊客路過，驚呼吳郭古董店就在附近。吳郭是網絡名家南派三叔代表作《盜墓筆記》中主角，三叔是浙江人，他將吳郭古董店虛構到了西泠旁。其實西泠旁除了著名食府「樓

外樓」，再無其他商舖。此書粉絲龐大，書迷尋找吳郭古董店，倒給西泠印社做了個大廣告。一九〇四年創立的西泠印社，如今卻通過盜墓文學形象被年輕一代熟知，假如當年創立此社的四君子九泉之下獲悉，我想他們可能會尷尬得笑不出聲來。

創立西泠印社的是丁仁、王福庵、葉銘、吳隱四位晚清先生，在西學東漸之時，挽救篆刻江河日下的局面，成為四人自覺的責任與共識。丁仁首先捐出自家的土地，四君子又各自拿出積蓄，修建仰賢亭

，建成之時，科學制度被廢止，同盟會已悄然誕生。在變革的大時代，西泠印社先後得到了晚清與民國的政府保護，更有盛宣懷等名仕的私人支援，盛家慨然將孤山部分地產捐贈給西泠印社。風雨飄搖中，這個私人社團不僅有了固定的自有產權地產，更有四千多方印章，從戰國古璽到明清流派印，這些文物都來自西泠印社社員的個人捐贈。藝術共產與時代分享，是西泠印社的百年精神。如今出任西泠社長的，卻是一位香港人。（上）

怕老記

阿濃



南橋集

麥先生今年八十三，人家說他不像，他也希望如此，卻總是沒信心。

當他閒坐街旁咖啡檔，看人來人往，尤其關注跟他年齡差不多的老人家。結果多是失望的，因為難看的多，不難看的少，別說好看

了。最近他去過一次郵輪，船上八成是長者。他坐在甲板上，看他，他看到禿頭、大肚胸、火雞頸和僵硬的姿態，他知道自己亦屬其中一員。

他召集了一次老同學的茶敘，他最先到。最早到的是小李，現在人稱李伯。他手拿拐杖，步履不穩，是孫子送他來的。跟着是靚仔陳

夫婦，當年一對璧人，如今一齊鬆垮，所有的肌肉都下墜。波牛黃到了，看上去還可以，但頭上的假髮顯得滑稽。隨後到的是詩人程夫婦，靚女程太是詩人寫詩騙回來的。程太也戴了假髮，還有滿口假牙，太齊整了，與年齡不相稱。程詩人連眉毛都全白了，像武俠小說中的白眉道人。

最後到的是阿蔡，為自己的遲到向大家謝茶，那手抖得厲害，把茶都斟灑了。麥先生心情欠佳，他知道歲月不會饒任何一個。

散步

斯人



飲茶集

退休後悠閒起來，每天都抽空到外面散步。鮑魚涌近海旁，從往處走十分鐘就到海傍大道，向東一直走到西灣河，往西一直走到北角，慢慢走一個來回，消磨一個鐘頭。

香港真是好地方，堤外就是海水，隔岸看到大片九龍半島，陽光明媚的日子薰風拂面，霧氣繚繞時朦朧如夢境。海面上大船小艇穿梭，更遠處有大郵輪，靜靜泊在那裏，等候貴客。

身邊來往的人，有跑步的，大量是和我一樣的散步者，大家迎面

相見時，都有一種同道中人的善意流露出來。有的成群人出動，有的作孤獨行客如我，更有年輕父母親帶他們年幼的孩子出來親近山水，我看到這些年輕的父母，總是格外歡喜，因為世界本來應該如此，他們才是最合格的父母。

散步不單是活動身體，也是活動思想最好的時候，思想在散步時可以最自由，想想眼前事，也可以召喚古人來懇談，想起一個不那麼明白的事，就可以自己跟自己打架。過去的人與事，恩怨情仇浮上心頭，有的一筆勾銷了，有的永遠銘記。腳在動，腦子在動，等到兩者都疲倦了，就回家交差。

秦磚漢瓦

張冷



鏡屋

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有個為期三個月（四月初到七月中旬）的中國秦、漢文物展，名為「帝國時代：中國秦漢藝術」，從中國各地三十二個博物館與考古機構借來一百六十多件文物，探討秦漢時代形塑的中國文化身份及與波斯、希臘等地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與物質交流。其中大部分作品從未在西方展出過，形態種類豐富，包括過去五十年中國墓葬出土的各種禮器（陶器、漆器、玉器）等，樂器、舞樂俑、絲織物、秦磚漢瓦等，以西方藝術史式的分類，則跨越雕塑、繪畫、書法、建築等門類。也借來幾個神采奕奕的兵馬俑。

據說大都會博物館新任館長Thomas Campbell上任後積極與中國展開合作，短期內便有五次中國之旅，以博物館為平台推進中美文化交流。當然，在目前大都會博物館財困難的情形下，來自中國的資金和大量訪客都重要非常。此次展覽更有中國招商銀行的財力支持，也見到中外觀者如雲。

想起幾年前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看過的漢代文物展。對「羽人」和舞樂俑印象深刻，自在飄飛，精妙至極。見到古詩中提及的物品，如「莫使金樽空對月」的「金樽」，及「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羅綺」。一邊驚嘆巧奪天工的物品，一邊與人類學系的朋友之慨嘆：秦漢時代精英階層積累巨大權力與財富，要在來世（墓葬）繼續複製這種「紙醉金迷」；每種令人嘆為觀止的工藝奇觀背後，都有無數無名工匠的血汗和生命。

設置計時炸彈。華哥的專家沒辦法即時將炸彈拆除，於是聯同另一位警官，開車在鬧市穿來插往，冒死將炸彈送往海旁，然後將炸彈拋到大海爆炸。如此不顧自身及周遭市民安危而行事，恐怕真實的香港警察無不失笑。

如此誇張的橋段，在整齣電影當中俯拾皆是。雖然電影是大眾的娛樂，即使可以天馬行空，但也不能過分失實。故事明明是述說「專家」，卻勉強地將之塑造成「英雄」，其實並不需要，也令觀眾對港產電影再一次失望。



人與歲月

今年冬天太不冷，內地各省的花期都提前了。春花圖在朋友圈中天天有人送上，一張賽一張的艷麗奪目。

在北方生活過多年。記得以前的五月，正是春夏之交，才剛是綠肥紅瘦。人們到五月才徹底褪下冬衣，換上春裝。女孩子的裙子一抖開，那就是初夏的通知送達了。北方這時還會飄起柳絮，帶來朦朧幻象。「春城無處不飛花」，

金陵人愛野菜

海雲



雲蹤

陽春四月，回到家鄉金陵，到處綠意盎然，尤其每天小菜場裏那些綠色的野生的菜蔬更是令人眼睛一亮。

金陵人有一怪：喜歡吃野菜。春天的野菜有：馬蘭頭、母雞頭（上海人稱草頭）、香椿頭、菊花澆、茭白、蘆蒿、薺菜等等。

江南還有句民俗語：三月三，薺菜煮雞蛋。這時的薺菜雖已經老開了花，但人們用薺菜與雞蛋一起煮，可以喝湯吃蛋，當地人相信那可以治頭昏病。信不信由你，不過，薺菜煮出來的雞蛋湯，還是挺清香的。

特別要提的是菊花澆，有些地方又叫菊花菜，是一種有着特別香氣的野菜，吃進嘴裏更有一種清涼的滋味，春夏之際，喝菊花澆湯，特別的清

火。在海外，凡南京人遇到一起，都會情不自禁地相互詢問：有沒有種菊花澆菜？都說這種菜生命力強，很容易活，可也不知怎麼回事，我種過很多次都種不活，後來我有位老鄉實在看不過去，從他種活的菊花澆中挖了一株有根的菊花菜苗連土寄給了我。可是，還是沒有熬過新澤西寒冷的冬天。

還有一種野菜是南京獨有的——蘆蒿，一種植物的根莖，野生的帶有些許的紫色，現在很多都是種植的，呈現出青綠色。這種野菜我小的時候，是冬天才能吃到的，這次在家鄉四月天也吃到了。科技發展到今天，四季的輪迴對野生的野菜還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但對於人工種植的「野菜」，已經失去了節氣的意義。雖說有人批評這種混亂季節的種植，可對我這樣的回鄉人，卻是一種福音。

來吧，五月

凡心



文藝中年

似乎很久沒有看到投資巨大，不惜工本的港產電影，故此觀眾對劉德華監製及主演的《拆彈專家》翹首以待。尤其是華哥早陣子受傷而需要長時間休養，更令觀眾希望盡快再睹他在銀幕的風采。

如果是華哥的粉絲，大概對《拆》不會失望。華哥飾演香港警隊的拆彈專家，制服英偉，器宇軒昂。他面對大壞蛋的侵襲，對於每個危機，每個炸彈，都無畏無懼，最終雖然英勇殉職，但就在市民（觀

眾）心中建立了英雄形象。然而，該電影依然淪為典型港產製作的模式，就是只求感官刺激，不理故事情理。故事開始時，先交代華哥充當臥底，混入壞蛋集團犯罪案，臨危前暴露身份，將部分悍匪歸案，卻讓大壞蛋逃脫。埋下了日後的故事伏線。不過，華哥飾演的本來就是高級警官，如何能夠就此混入犯罪集團，經年擔任臥底？真是匪夷所思。

故事發展下去，大壞蛋回來尋仇，設下重重陷阱，誓要置華哥於死地。首先，於繁忙時間在商業區

讀着詩意，實卻惱人。棉花般的輕絮纏繞身邊，直鑽鼻孔，引發噴嚏。

季節更替帶來環境鮮明的變化，叫人們開啓了靈敏的觸角，感情也因此而豐富，也造出了北方人的情懷。

香港沒有這種體驗，景色似乎沒有變化的層次，直接就進入夏天了。四月底就有鄰居開空調了。那幾天也的確悶如盛夏。某天竟還聽到了幾聲炎夏才有的蟬鳴，當時一驚：苦夏就要來了嗎？熱是一回事，加上了濕，常叫

不少北方朋友大呼受不了。熱和濕黏在身上，總是拂之不去，要進入空調環境才能換來一身的乾爽，香港因此有了「嘆冷氣」一說。但稍不留神，就會「嘆」出個感冒，港人患鼻敏感的不在少數。

要來的終是不要來的，香港就這樣一年年、一代代地承受着苦夏，創下了去濕清熱的涼茶文化。莫扎特有一首《渴望春天》，第一句就是「來吧，親愛的五月……」。每到五月，總不期然會想起這首歌，連帶想起小時候教唱此曲的老父親。